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79年2月

8

星期四

第7347期

邓副总理同大平首相会谈

【共同社东京二月七日电】大平首相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会谈。

据认为，他们两位围绕着朝鲜和柬埔寨局势、日中关系和中美关系讨论了当前的国际事务。

园田外相和黄华外长也在此同时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会谈。

外电自拉瓦尔品第报道

巴最高法院确认对布托判处死刑的裁决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二月六日电】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今天根据一项四比三的裁决，决定对前总理阿里·布托判处绞刑。

这位五十一岁的前总理是从他的夫人那里得知判决的具体内容的。布托夫人冲破软禁在这里的一所县监狱的死刑囚犯牢房里同布托一起呆了三十分钟。

首席辩护律师（过去在布托统治时期的首席检查官）叶海亚·巴赫蒂亚尔后来对记者说，齐亚将军应立即给予特赦。

他说：“他有权力，无须等待。”他坚持说，根据多数判决来执行死刑，在巴基斯坦是没有先例的。

警察打断了布托夫妇的会面，把布托夫人强行拉进了一辆囚车送回了家。仆人说她被锁在一间卧室里。

巴赫蒂亚尔也去见了布托。他说，这位前总理听到判决时很平静，表现得非常勇敢。布托用大部分时间同他谈了法官们的党派关系以及这项意见不一致的判决会给国家带来的影响。

【法新社拉瓦尔品第二月六日电】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今天确认对前总理布托因谋杀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被判

处死刑的裁决。

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决定意味着，除非齐亚·哈克总统下令缓期执行，否则，五十一岁的布托先生将被绞死。

布托先生有七天的时间可以向这位一九七七年七月推翻他的总统提出申诉。

在作出这一宣判之前大约三十分钟，一个身穿低级军官制服的人在法庭上站起来高喊：

“如果布托先生被处以绞刑，我决不让任何一个将军活下去”，使法庭出现动乱场面。保安人员迅速将他压服，把

他推出法庭。

在最高法院所在地内外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二月六日电】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了前总理布托的申诉，在有分歧的情况下维持了对布托因下令杀死一位政治反对派而被判处死刑的原判。

最高法院的人士说，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分裂为五对二。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二月六日电】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今天维持了对前总理布托因谋杀案而判处死刑的原

外电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人民党人全国局势紧张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二月三日电】警察昨晚逮捕了已经被定了罪的前总理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在此之前，有人猜测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不久就要宣布它对布托判处死刑的决定。

全国性的报纸今天报道说，这次逮捕遍及全国。

据报道，在星期五逮捕的人中大部分是旁遮普省的，该省是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大本营。

新闻报道说，警察兜捕的党的著名领导人

中包括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代理秘书长穆罕默德·亚辛·瓦托和旁遮普省的党的主席阿斯拉姆·古达斯基里。

消息说，在吉达，前联邦新闻部长塔希尔·穆罕默德·汗和布托一家的一位朋友贾法尔博士也被软禁。

在信德省省会卡拉奇这个港口城市里，警察逮捕了党的四名重要领导人，其中有巴基斯坦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特拉姆·哈克。

巴基斯坦人民党人士今天说，在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在星

期五傍晚被逮捕的党的四名官员中有前参议员萨达尔·穆罕默德·萨利姆和该市的党的副主席加桑法尔·阿里·沙阿。

【法新社伊斯兰堡二月五日电】在最高法院明天宣布对前总理布托对自己被判死刑所提出的申诉的裁决前夕，巴基斯坦的所有学校今天都关门了，并在主要的国家机关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

一项官方声明今晚说，所有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明天将继续关闭，直到发布新的命令为止。卡拉奇今晚充满了一片惊慌和期待的气氛。市场上出现了抢购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现象。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二月二日电】齐亚·哈克总统昨天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研究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这反映了巴基斯坦的气氛。

全国范围的紧张局势是在巴基斯坦在等待——每天都期待着——最高法院对已被定罪的前总理布托作出裁决的时候出现的。

普雷斯率美代表团抵莫斯科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四日电】由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于今天到达莫斯科，参加苏美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六日电】苏联总理柯西金今天告诫美国总统卡特的首席科学顾问苏美科技合作必须继续保持平衡，这样双方都可获利。

柯西金在克里姆林宫同白宫官员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会晤了一小时。

普雷斯对普雷斯说：“我们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合作，但合作必须是相互的。如果合作不是相互的，那么它将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上周访问华盛顿期间，美中就科学技术合作举行了谈判，并正式签订了几项科技协定。普雷斯在这些活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美国官员们把目前莫斯科的会谈看作是苏联对邓的访问的反应的晴雨表。苏联的宣传机器大肆谴责了邓的访问。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五日电】以卡特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今天开始就苏美科学合作的状况和今后的前景同苏联官员进行会谈。

答对印度联合新闻社记者说，他“期望”中国会允许他会见西藏的共产党人。

印度联合新闻社援引达赖的话说：“我正努力同中国大使馆接触，鉴于这个国家当前奉行的开明政策，希望他们将同意我的要求。”

达赖喇嘛现在正在印度东部的藏民定居点视察，他最近在加尔各

泰国总理江萨同美总统卡特会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白宫一位发言人说，在欢迎仪式后举行的一次私下会谈中，卡特向江萨保证，他将寻求国会批准把在越南战争中储备下来的价值达一千一百三十万美元的小型武器弹药和炮弹转交给泰国。

他说，总统还保证，美国将“加强我们在亚洲的安全地位”，并将通过类似的改善盟国军事力量戒备状态的办法来“加强我们盟国的安全地位”。

【法新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泰国总理江萨今天在白宫同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这是他对美国进行五天正式访问的第三天。

卡特在致欢迎词时对这位总理说，我们对泰国的领土安全非常关心并且对此有着很大的义务。

卡特总统说，美国上个月警告苏联和越南不要对泰国的领土发动任何进攻。

江萨总理是十多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泰国总理。他对卡特总统说，“在改进我们的军事威慑力量方面，我们需要你们的合作。”

泰国领导人特别希望得到两个中队的美制F-5战斗机、坦克和反坦克导弹。

卡特提到目前在泰国约有十四万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难民。卡特政府准备要求国会批准让较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到美国来。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卡特总统今天欢迎泰国总理江萨到白宫，并且说，美国对维护泰国的自由和独立“非常关怀，并负有重大义务”。

卡特重申美国在安全方面与泰国的联系，在越南人率领军队征服了泰国东面的邻居柬埔寨之后，这种联系使泰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萨承认，东南亚政治组合的改变已使他的国家处于一种“危险的”形势中。但是他说，泰国人民的“力量和活力”“将使我们经得起一切挑战。”

尽管在柬埔寨的亲北京政权的垮台已经使得中越关系非常紧张，江萨还是设法在中越冲突中选择一条不偏不倚的道路。他认为，最好以外交手段而不是以加入反对河内的一方来保护泰国的利益。

卡特在宴会上向江萨祝酒的时候再次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表示关切，并追述说，泰国曾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谴责“对这个地区和平的这一威胁”。

达赖说他正努力同我驻印使馆接触

【共同社新德里二月六日电】达赖喇嘛第一次承认他正“努力”同这里的中国大使馆接触，“以设法使北京允许他会见西藏的共产党人”。

达赖喇嘛现在正在印度东部的藏民定居点视察，他最近在加尔各

美报文章《邓的讲话使苏联人感到恼火》

路透社说苏联对邓副总理访美的评论是在愤怒中又带有对美国的怨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五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戴维·威利斯写的文章，题为《邓的讲话使苏联人感到恼火；对缓和的影响尚不清楚》，摘译如下：

迄今苏联对邓小平访问美国的直接反应是可以料到的，但长远的后果还不清楚。

苏联官员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同华盛顿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想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如果目前的日内瓦会谈可以圆满结束的话。

这暗示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将于二月底或三月举行最高级会谈。

从短期来说，苏联人也要求美国在邓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缓和以及裁军这三个问题表示了看法之后，澄清它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这里认为苏联人的这种做法，是企图劝卡特在邓回国之前批评中国，从而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散布不和。

这里的西方人士说，所有这些都可以料到的。但从长远来说，苏联的反应就不那么容易预料了——是否邓的访问及其后果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十分不悦，以至可能使苏联同美国的缓和在今后几年中自然而然地冷淡下来，是难以预料的。

一些官员私下批评美国不应让邓在美国境内发表反苏讲话。

这里认为美国的观点是：卡特总统和万斯先生已经表明，他们不同意中国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并打算不偏不倚地对待莫斯科和北京。这里的某些西方人认为，苏联人仍在试图估计华盛顿和北京现在究竟接近到何种程度。

【路透社莫斯科二月五日电】（记者：布伦纳）苏联对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攻击它的全球意图感到愤怒，但看来它在等待美国作出公开保证，然后再下最后的定论。

苏联关于这位副总理

美国之行的评论，集中抨击了邓发表的危险来自“苏联北极熊”的讲话，将这番讲话斥之为煽动和污蔑。

这些评论在愤怒之中又带有某种程度的怨恨，觉得美国不应让邓在美国发表这样的讲话。

共产党报纸《真理报》昨天在迄今为止关于邓的访问的唯一评论中说：“苏联舆论不能不注意到，美国首都和其他城市都为北京来客提供了诽谤苏联的广阔讲坛。”《真理报》说，美国尚没有一位官

员驳斥过邓的“恶毒反苏诽谤”。

苏联这种反应的调子表明，只要白宫公开表示一下它同邓的反苏讲话无关，那么克里姆林宫可能愿意减少苏美关系所受到的损害。

俄国人已经从美国国务卿万斯那里得到了私下保证。

预料邓的访问不会改变美苏之间缔结盼望已久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前景。但由于邓的访问，勃列日涅夫主席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举行首次高级会晤一事可能推迟。

法《问题》周刊报道

《给中国的武器：德斯坦刹车》

【本刊讯】法《问题》周刊二月五日在《秘闻栏》内以《给中国的武器：德斯坦刹车》为题报道：

共和国总统指示，要认真地限制对中国的武器出售，并严格地限制在“防御性”范围内。

提供军用飞机的计

划，目前已经“冻结”。法国外交界对中国反苏主义可能的过头趋势感到不安。苏联通过报刊、通过对各国政府交涉和通过特使渠道，对法国表示它感到恼火的警告，越来越强烈了。德斯坦将于三月底在莫斯科受到接见。这是一次微妙的旅行。

美《底特律新闻》

《邓的访问使美国官员发生分裂》

说联合新闻公报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斗争尖锐化

【本刊讯】美国《底特律新闻》二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特霍斯特发自西雅图的一篇报道，题为《邓的访问使美国官员发生分裂》，摘译如下：

今天，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接近于结束他在美国全国进行的九天访问时，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在邓小平此行对美苏关系的影响问题上，发生的内部意见分歧似乎缠扰着这位中国副总理。

这场风波的中心在华盛顿。

美国人的不安最初是由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二月一日发表的一项联合新闻公报的措辞引起的，公报转弯抹角地提到世界一些大国的“统治”。

在昨天清早在休斯敦同六十名地区主编和广播人员举行的一次私下会晤中，邓没有重复二月一日发表的那种反苏讲话，也避免提“霸权”（他对克里姆林宫谋求统治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一种间接的指责）。

这种克制反映了负责邓的访问事宜的国务院官员越来越不安的心情，他们担心好战语调可能损害美俄关系。莫斯科对二月一日发表的这项公报作出了愤怒的反应，说公报是邓及其东道主玩的“一种危险的游戏”。

这件事看来也使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在对中苏两国的政策方针上进行的斗争尖锐化了。

在美国方面，这项联合声明显然是由赞成布热津斯基的主张的官员起草的。布热津斯基认为，同中国迅速进行关系正常化的接触不会损害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在谋求达成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方面是如此。

陪同邓的美国官员私下证实，在白宫发表这项声明之前，没有征求万斯的对苏关系高级顾问对这项声明的措辞的意见。

附属的设施如计算机部门、餐厅、邮局、银行、员工训练室、以及暖冷气通风设备等，也都逐一建

造完成。要跟顾客商议保险合同事宜，有一间建造得美仑美奂，单独室隔音设备的会客接待区域室。

西格林公司的总经理室和员工办公室没有隔离，他如此建造的目的，据该公司总经理法尔克说：“通常，总经理是自己在独自一间办公室，这样就经常与部属隔离了。如果自己步出总经理室，巡视员工的工作情形，就显得不太自然。现在，只要抬起头望望，一切就可一览无遗，也显得跟员工较亲近。”

西格林公司所采用的是“弹性”的工作制，通常以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为办公时间。事实上，公司早在上午七时就开门，到下午六时才关闭。在这段期间内，员工们可以任意进出办公室工作或离开；当他们一进办公室或离开时，要把一个塑胶做的识别碟放进一个电子仪器里，这个电子仪器接通电脑，自动累计工作时数。有些员工于每个星期的前三天特别早来上班，他们说：“这样，下午就有多一点的时间照顾孩子。”

西格林公司的清洁工人和保养人员，也在大家上班时间来办公室工作，而不是等员工下班后才来，这是公司为提高清洁和保养人员的地位。公司发现，这个办法能帮助办公室保持随时随地的清洁，减少保养的成本。

一位市场调查员分析说：“一个公司里，不会随便乱抛废物，留下一大堆乱糟糟的垃圾，对别人产生不良影响。由此可知，一个公司保持洁净，非但使客人留下好印象，也使员工办公情绪提高。”西格林公司能特别重视这一点，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无可否认，西格林公司信赖员工，采纳员工意见，重视员工服务情绪和培养责任心，保持公司整洁，都值得企业界学习与仿效。

台报介绍丹麦西格林公司文章

《成功的企业》

【本刊讯】台湾《青年战士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成功的企业》，摘转如下：

西格林是丹麦一家闻名全国的保险公司，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最特殊的营业方式是，能让全公司的员工，沐浴在快乐又情绪高昂中工作。

西格林保险公司有员工一千四百多名，每一位员工几乎可以依自己的意思，随时来上班，或者是随时离开办公室。西格林公司最大的优点是，很重视员工提供的意见。

西格林公司的员工在上班时间里，可以任意搁下工作，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到银行，或者逛百货公司，甚或到体育场、图书馆。但这些娱乐场需限定在总公司设定的地方，才可以任意前往，一旦有事洽商则以广播联络，他们仍然有上下班的限定时间。西格林公司之所以采取自由的办公方式，其最大的宗旨是：“让员工在情绪最高昂的时候工作。”

西格林公司虽然采取“自由办公政策”，但他们都带有责任感。西格林公司把所有的员工每八至十二人，分成一组，没有指派专人监督；相反的，在小组的成员中，由经理指派一人，并经全体组员同意，任小组长之职，小组长的工作，和其他组员工作完全一样，没有其他的特权。

“每一位员工的内心里，都有一份责任感。”这是西格林保险公司总经理法尔克说的。他又说：“我们绝不担心职员中，有谁会不尽职；任何一位员工，只要稍稍放松一点工作，组内其他成员，马上就会自动检举他，敦促他，使他心生警惕，否则，这些人常常会主动离开。”

西格林公司原由两家历史悠久的保险公司合并而成，设在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内，有三幢办公大楼。当合成后，即成立总公司，并设定新工作的余文，其条文主要在加强公司业务的发展。在

很受传统力量约束的保险事业里，这家西格林保险公司，属于年轻而又朝气蓬勃。

为了沟通员工和建筑师的意见，特地成立一个计划小组，包括一名经济学家，一名工程师，一名心理学家，一名制图员和一名秘书。

计划小组每次约见二十名员工，和他们讨论和询问他们喜欢未来的办公大楼是怎么样一个公司。每次讨论会作成记录，并归纳相同的意见，再去芜存菁。

绝大部份员工希望新办公室远离市中心，这样开车上下班，停车较为方便。他们并希望公司能在内部装设上多花些钱，改善工作环境，而不必在外观上太过讲究，和浪费金钱。他们的抱怨有：办公室内杂音太多，如打字机的声音，邻座之间的谈话声，以及附近其他人暂停工作时，拉椅子离座和走路的声音等。

公司也安排了一个办公用具展览，员工每六名为一组，分期分批前往参观。参观之中，并要求每名员工，选出他们喜欢的一套办公用具，供大家使用。

起初，员工都选择大吨位又富丽堂皇的，但是，公司提醒他们，如果办公用具愈大，活动的空间就会愈小；最后，他们选择了大小适中的桌椅，和标准式的贴墙及橱柜，供作员工存放档案和其他之用。西格林公司很重视杂音的出现，他们办公室的机器声和打字机声绝不能传出三米外。因此，凡参观过该公司的人，都注意到这么一大幢房子里，居然没有一点声响，除了轻快悦耳之音外，仿佛一座静城。

西格林总公司方面，还做了另外一项调查，调查员工平常接触的对象，和频繁的程度，以及他们现在应该跟谁保持联络。这个调查的目的，在于作划分办公区域或工作小组的参考。

各国对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布托死刑的反应

美、英、法、西德等国家和政府首脑要求哈克给布托以宽大处理

【法新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今天说，美国总统卡特已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要求他否决最高法院维持对前总理布托判处死刑的原判的决定而给布托以宽大处理。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希望布托免于死刑。”

【美联社联合国二月六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要求赦免对被废黜的布托总理判处的死刑。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最近刚刚确认了这项死刑判决。

联合国发言人斯泰杜哈尔对记者说，瓦尔德海姆“已经致电这个国家的首脑齐亚·哈克

将军，要求”对布托的案件“以人道主义的理由予以宽大”。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月六日电】卡拉汉首相今天亲自呼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保全前总理布托的生命。

卡拉汉对下院说：“我认为，实行宽恕的后果将比严格履行法律更有利于他的国家。”

他说，他今天通过正式途径提出了这个要求。

【法新社巴黎二月六日电】六日晚，共和国总统府的一份公报说，德斯坦致函巴基斯坦国家元首齐亚·哈克将军，“坚定地”要求他对前总理布托“运用他的赦免权”。

【德新社波恩二月六日电】西德外交部今天在这里说，德国政府已告知巴基斯坦，德国公众舆论对处死前总理布托将持否定态度。

外交部说，德国政府已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了接触，指出西德已废除死刑。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二月六日电】瑞典首相乌尔斯滕今天打电报给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要求巴基斯坦当局对被判处死刑的前总理布托和其他四个人实行缓刑。

【合众国际社奥斯陆二月六日电】挪威的努利首相今天呼吁巴基斯坦军人统治者对被判处死刑的前总理布托给予减刑。

【合众国际社哥本哈根二月六日电】丹麦驻伊斯兰堡大使今天向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递交了耶恩森首相的一封信，要求这位军人统治者对被判处死刑的前总理布托予以减刑。

【路透社安卡拉二月六日电】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今天要求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改变对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的死刑的判决，并且建议让布托在土耳其过流亡的生活。

【法新社堪培拉二月六日电】澳大利亚将试图向巴基斯坦施加压

力，使巴基斯坦为前总理布托被判处的死刑减刑。安·皮科克外长今晚说，继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坚持对布托判处死刑之后，澳大利亚政府愿意再次建议巴基斯坦实行宽恕。

【法新社新德里二月六日电】印度总理德赛今晚拒绝对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布托一案所作的裁决发表意见，他说，这是巴基斯坦的内政。与此同时，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卡尔普里·塔库尔今天吁请巴基斯坦总统“出于人道主义”，对布托发发慈悲。在印占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布托的支持者举着黑旗和写着反对齐亚、反对美国人和支持布托的标语举行了游行。

亲莫斯科的印度共产党在新闻公报中说，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个公平的裁决”，印度共产党呼吁德赛同齐亚·哈克总统进行交涉，对布托从宽处理。

【路透社新德里二月六日电】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今晚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巴基斯坦不要处死前总理布托。她说，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肯定了对布托的死刑“将激起全世界文明社会的良心”。“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仇杀和迫害。”

【路透社德黑兰二月六日电】当数以千计的霍梅尼支持者今天聚集在一起向他所任命的新的与首相并存的总理巴扎尔甘欢呼祝贺时，喷气式飞机在头顶盘旋。

当示威者聚集在礼萨国王林荫道上，向德黑兰大学走去时，九架F-4鬼怪式战斗机一再在首都上空低低掠过。至少有十五架直升飞机在现场上空盘旋。

当示威行动开始时，有一万多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还有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来加入他们的行列，高呼：“巴扎尔甘，巴扎尔甘，欢迎你参加政府。”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过德黑兰大学，高呼：“要伊斯兰共和国，不要专制制度。”

【美联社德黑兰二月六日电】霍梅尼号召他的追随者八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另一次群众性游行，以加强对巴赫蒂亚尔的压力，要他辞职让位于巴扎尔甘。

国家电台说，在六日的游行中，亲巴赫蒂亚尔和反巴赫蒂亚尔的两派部队发生了冲突，三十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巴赫蒂亚尔在议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说，在他主持全国选举以前，他不会离职。这位首相保证一俟政局缓和就举行这样的选举。

霍梅尼的一位助手雅兹迪承认，这位宗教领袖的运动处在“十分危急的阶段。处境并不象人们预料的那样乐观。旧政权的残余仍然在活动，想要引起暴力行动”。

伊朗报纸报道巴扎尔甘临时政府部长名单

【法新社德黑兰二月六日电】伊朗《世界报》今天发表了巴扎尔甘挑选出来组成反对党临时政府的部长名单。

报纸公布的名单上第一个是费雷敦·贾姆将军担任国防部长，伊兹丁·卡齐米担任外交部长，哈桑·巴尼萨德尔担任国民经济部长。被任命为新闻部长的赛义德·贾瓦迪昨天

德黑兰群众示威支持巴扎尔甘

霍梅尼号召在全国举行群众性游行向巴赫蒂亚尔施加压力

被德黑兰军事长官以触犯军队的罪名逮捕。这家报纸报道，巴扎尔甘已辞去他自己创立的伊朗解放党主席职务。

《世界报》说，支持新政府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有：巴扎尔甘，宗教领袖塔莱加尼和蒙塔泽里，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进步的神学家穆法特和贝赫克蒂教授。

住在北爱尔兰的一名巴基斯坦商人说

使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案件是他干的

【法新社北爱尔兰纽卡斯尔二月七日电】住在这里的一位巴基斯坦商人再次供认，使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事件是他干的。

去年八月，四十四岁的阿卜杜勒·米尔扎在当地电视节目中说，一九七四年，是他在拉合尔靠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帮助杀死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他杀死艾哈迈德·汗是同早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行

贿事件有关。法院确定的案情是：艾哈迈德·汗是因为有人要谋杀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他是布托的一个政敌）而偶然遇害的。他的儿子虽然负伤，但保住了性命。

昨天，米尔扎先生再次作了供认。

他说，他准备回到巴基斯坦去证明他讲的话属实，但是巴基斯坦驻伦敦使馆没收了他的护照。

【合众国际社罗安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记者：埃里克·范埃斯）题：《安哥拉——过去是明珠，现在是贫民窟》

一辆满载着一袋袋土豆的绿色卡车开进了罗安达中心市场的庭院里，排在队伍前面的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儿童欢呼、鼓掌，一片欢腾。

那天上午出售的仅有的其他食品是一批烂卷心菜、几碗沙丁鱼、一些咸鱼和几袋粗盐。

食品和如何弄到食品的问题是罗安达市民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西方外交官们说，要使他们自己及其工作人员吃好，至少得花他们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工作时间。每当来一批诸如鸡蛋、肉或黄油之类的新货，外交界很快传话通报。

在罗安达闹市区的不太引人注目的街道——在那里新到的食品或消费品吸引着情绪激动的、拥挤的人群——排长队买食品，是屡见不鲜的。

那家豪华的、现代化的大饭店在每个房间的门上贴了谨慎的通告，通告说：“致我们的旅客们：由于我们有种种困难。我们请求你们不要邀请朋友们来我们餐厅就餐。如你们有特殊的情况或庆祝活动的话，请同经理人员洽商。”食品不够。

不是所有的房间都安电灯，空气调节时断时续，水龙头里的水压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

合众社记者发自罗安达的报道

《安哥拉——过去是明珠，现在是贫民窟》

但是，同这个城市的其他地区相比，这儿是王宫，在这个城市里，人行道上到处是垃圾碎片。身穿被汗水浸透的橄榄绿军装的古巴士兵，有些带着有皮套的随身武器，三三两两地在街上闲逛，寻找着不再有的夜生活。实行了从午夜至凌晨五点的宵禁。一到晚上九、十点钟，除了黑人东一群西一伙地坐在人行道上以外，该城是死一般的寂静。

啤酒是稀有的，只有几家餐厅卖给那些坐下来用餐的顾客。进口的威士忌酒是难得买到的，当地生产的那种名叫“斯贝尔”的威士忌每瓶约二十五美元。另一种用葡萄牙人喜爱的饮料命名的烈酒“阿瓜登特”在商店里——一旦可以买到的话——售价是十五美元，而在黑人居住区转卖时价格提高三倍。即使在机场要人休息的酒吧间也只供应不含酒精的饮料。

罗安达市场女商贩举行罢工，反对政府规定的鱼价和蔬菜价格。她们拒绝拿出来卖，因为按照官方牌价出售，她们会吃大亏。现在许多人放弃了官方控制的市场，蹲在郊外的公路旁。以两倍于官方的牌价卖她们的鱼，同时又按一公斤二点三三美元的价格买进土豆，然后五个土豆一

堆，每堆卖一·六六美元。公路上坑坑洼洼。一度是棕榈树挺立的、弯弯曲曲没有尽头的林荫道——它使罗安达得到了“安哥拉明珠”的美名——多处遭到了破坏，一直没有修复。零件已被拆卸、或已遭洗劫的汽车外壳堆积在公路旁的某个地方，似乎已在那里堆了多年。

虽然在郊外的某些住宅区仍然是既整齐又清洁，但是，由于约六十万葡萄牙白人定居者匆忙地离开了安哥拉，接着又由于缺乏保养的实际知识，因此使得首都的中心变成了贫民窟。

内图总统居住在离罗安达约六公里的富通博村，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家也安在这个村子里。这个村子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安全墙，并得到两辆坦克的保护，坦克藏在山坡上很深的战壕里。

除了有大量穿军装的古巴人和许多军用卡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安哥拉仍在同南部的游击队进行激战。

虽然站在当地的公墓旁的为数不多的古巴人——目击者说，他们在向死难的同志告别——表明，战争远没有结束，但是几乎看不到拿松的士兵。

一些居民担心秘密警察可能已在他们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他们不敢在家里公开讨论局势，但是，有一个人说：“秘密警察大概也同其余的情况一样没有效率。”

【本刊讯】香港《争鸣》今年一月号以《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为题，刊登署名焉哉的长文，全文分三节，第二节谈我工业发展情况，转载如下：

中共在建国初期，有两个伙伴。一是俄国人，一是资本家。前者被称“老大哥”，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明天”。后者则被说成是党与非党的第二个联盟，要他们发挥爱国的积极性。后来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统统把他们抛弃，决定自己创新的工业化道路。

中共在建国前夕提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之后，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地产业政党的，这样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他们执政的最初几年，对待资产阶级是客观的。虽然也搞了个反偷税漏税、反投机倒把、反偷工减料、反腐蚀国家干部、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但资本家爱国的积极一面没受到大的影响。当时还对资本家的投资作了评产核资，核出的金额按期发给“定息”。在一般人看来中共做的合情合理。对资本家本人，也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且给予较高的薪金。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当时的劳动人民。因此，资本家对于这种改造没有反抗，反而认为大势所趋，接受下来。这样也使得中国最初的几年经济建设，进行的较为顺利。使得灾难沉重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人民大众都扬眉吐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中国大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做出了一些突出的事迹。

港刊文章《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之二

中国正在摸索工业发展的道路

那时创下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八的纪录，至今没有刷新。

然而，随着经济情况的初步好转，在中共内部出现了问题，认为自己是能打天下能治天下的天之骄子，有些人甚至由骄变娇堕落下去。为此，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之后，反骄、矫二气，号召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来帮助自己。可是在帮助中出现了触怒中共的事。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责中共搞“党天下”。提出要有“政治设计院”，要“轮流执政”等。这样使中共感到手中政权有一旦丢失的可能。于是搞了个反右派斗争。由于打击面偏宽，带来了很大后遗症。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变得谨小慎微，爱国的积极的一面再不敢发挥。而中共对此不以为意，也只让他们作“民主”的陪衬，不要他们的才能。

至于俄国人，开始倒象个帮忙的样子。他们在五十年代“援助”的那些四十年代的设备，毕竟使中国第一次造出了汽车和飞机。但是随着而来的是俄国人的那套管理工业的体系。其特点是把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官工化、官商化、衙门化，用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去指挥一切。

这套体制推行的结果，造成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不协调，后来又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中国决定抛开俄国人，搞自力更生。

所谓自力更生，开始也没有新招，在管理体制上只是把俄国人那套玩艺改头换面，再加上中共原有的供给制思想和中国闭关自守，一味排外的“老传统”。在具体做法上则是把农业上那套大轰大嗡的方法向工业上引伸。所以，一开始就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行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和“并举”。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呼声中，大搞“小、土、群”（小型，土办法，群众性）。大搞全民炼钢铁，九千万人上山。结果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从六十年代以来可以值得夸耀的是爆炸了原子弹，放了卫星，和合成了胰岛素。在工业上数得着的是石油有了突破。但是这些也不都是自力更生的成果。以石油为例，大量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学生，即李四光教授的理论。石油工业上的先进单位大庆油田，原来说是自力更生的样板，目前又说它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中共的任何成就也没有排除外国人的经验。

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是否已走上了轨道了呢？

回答是否定，现在只是在拨乱反正的前提下，摸索正路。同时察觉到光说“西方资产阶级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办到”的大话不行，新的态度是有原则的学到资产阶级搞经济的经验，并实事求是的用于中国的建设中。

香港《南北极》文章《台湾十日见闻》

【本刊讯】香港《南北极》月刊元月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十日见闻》，摘转如下：

笔者到高雄时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距离“中美建交”之日不远。弟弟一见，忙说：“怎么这般快？”然后谨慎嘱咐：“不可说中美建交，要说美匪建交！”

由高雄机场至高雄医学院的路上都很平静，看不到任何标语。

台湾的交通秩序很怕人，台北尤其恐怖。

公共汽车的售票小姐有最好的服务态度，不论人有多挤，车有多小多旧，每站总要载上所有候车的人才肯关门按铃开车。遇到人太多挤不上来时，售票小姐总要大声的说几遍：

“请大家合作包涵点，往里面移移好不好！”想起这种好人但不顾全车安危的服务态度，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冒冷汗。公共车辆服务员缺少应有的知识：车，尤其是年代已久的车，超载可引致交通失事。尤其是阳明山至台北车站一段，车辆不足，往往等十五至二十分钟一班。一路上只见挤呀挤的直上人。这种不要命的态度，除台北市外，相信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在台湾十天，有七个晚上不离看电视。由于“中美建交”的刺激，电视台全无节目可言，所有新闻、台语剧、国语剧、歌唱节目等等都是政治及爱国宣传。

大年纪的人看到了，摇头叹息说：“这简直是重温抗战时代的

旧梦。”年轻的一代看了，互相不语，离开客厅就寝时，低声说：“我真怕共产党要打过来，他们的军力我们比不上啊！”在赴台中的车上，和隔座的台湾少女谈天说地，她忽然问：“你说他们会打过来吗？”

台湾人民大多朴实无华，生活方面，肉食昂贵，故面食菜蔬多见。衣着款式虽不落伍，但质地和香港的相比，就差得多。但听说他们都不介意，因为政府力主俭朴之风。据当地人说，人民生活清苦，对游客的待遇却是最好的，为的要游客对台湾有好印象，游客的食物住宿均为一等，价钱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贵一些，话是这般说，但游客非愚者，有些人遍游

世界各地后才到台湾，在比较之下当然知道是被当作赚钱对象。在梨山宾馆以七十元（最低的价钱）叫一碟半冷不热的肉丝蛋炒饭，饭作糊状，数得出的肉丝及蛋丝，不知如何下咽。好不容易捱了下去，账单送上，才知一百元台币才可应付，因为除七十元外，还有教育税八元、七元小账，及七元服务费，合计九十二元。只知道台湾当地人消费在二千台币以上才要抽种种的税，不明白对游客何以如此苛刻？在台中，在二流旅舍的餐厅内吃四十元的排骨饭，饭后送来果品一小碟，包括西瓜片、柳丁片及杨桃片，至结账时发觉未叫的果品需付十五元，另加小账及税收合计六十八元。这种对游客一流的款待，说得难听一些是勒索。其他各式各样的勒索极多，不胜枚举。

游客在台北感到最大的不便应该是兑换旅行支票了。大旅店只替自己的旅客兑，其他游客虽有身份证件为凭也无补于事。各银行分行皆不兑现，由圆环跑至总统府侧的台湾银行总行才大功告成。台湾银行分行的职员会纯真的望着你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说：“那是什么？”本地人会说：“我们是管制货币的国家！”不到台湾不知旅行支票的无用！

【路透社伦敦二月四日电】中国钢琴家傅聪今天证实他将回中国看看，这是他二十年前叛逃以来第一次回国，但他将是否永久回国，这个问题还未确定。

他在他的伦敦住宅说：“这些年对我是很艰难的。但我的心一直是和中国在一起的，现在情况较松快了，使我有可能会回国。”

今年四月，他在同香港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独奏会结束之后，将在中国呆约两周的时间。

傅先生现在是英国侨民，有人问他将是否再次永久居住中国，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想先看一下中国。此时还不是下决心的时刻。”

他同去年年底访问英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讨论了他的这次旅行。

傅先生还说：“从那以来我一直同中国当局保持联系，现在我可以回国了。”傅先生在谈到他的叛逃时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位难民。“我只认为我在流亡。我一直想回国，但直到现在才有可能。”

他说，他四月份回国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他将先到北京，然后在上海出席一个纪念其父——作家、翻译家傅雷的仪式。傅先生说：“我认为，这个仪式被推迟了，为的是在我回国期间举行。”他没有提出这两周旅行期间的演奏计划，但他说，如果应邀演奏的话，他将高兴地进行演奏。他还说：“现在我想看一看我能否为中国做些事情。”

【路透社北京二月四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预料傅聪将在四月底回中国，这是自从他在二十年前叛逃和在英国定居以来第一次回国。

傅聪曾同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扎尼拉结婚。傅聪回中国访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现在对那些二十年来一直在毛主义的阴云笼罩下生活的知识分子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

在极端主义的政治处于支配地位的年代里，遭禁的西方音乐现在又流行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傅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一名波兰高级官员的协助下从华沙（他曾同其他几名中国音乐家一起在那里学习）去伦敦的。他在同扎尼拉结婚九年后，于一九六九年离婚。他于一九七三年又同当时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给了婚。

路透社报道钢琴家傅聪将于四月来中国

香港《大公报》报道
《去年到台湾游客达一百二十七万人》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去年到台湾游客达一百二十七万人。据台湾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五六年开创旅游业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一九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人，一九六〇年为二万六千人，一九七一年达五十三万人，一九七六年高达一百零八万人，一九七七年为一百一十一万人，一九七八年高达一百二十七万人。据“观光局”说，去年的观光客中以外国旅客为多，达一百零四万六千人，其中日本旅客占六十二万四千八百人，其次是美国旅客，有十五万零四百人，华侨旅客有二十二万五千人，其中由香港去台的旅客也包括在内，达十六万五千一百一十五人。此外就是东南亚、欧洲和大洋洲的旅客了。据发展旅游业，使台湾的外汇收入大增。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台湾在旅游方面的收入为九十三万五千美元，到一九七一年外收入已增至一亿二千余万美元，一九七三年增至二亿四千余万美元，一九七五年为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一九七八年激增至六亿美元。打破历年的纪录。

【本刊讯】香港《争鸣》今年一月号以《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为题，刊登署名焉哉的长文，全文分三节，第二节谈我工业发展情况，转载如下：

中共在建国初期，有两个伙伴。一是俄国人，一是资本家。前者被称“老大哥”，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明天”。后者则被说成是党与非党的第二个联盟，要他们发挥爱国的积极性。后来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统统把他们抛弃，决定自己创新的工业化道路。

中共在建国前夕提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之后，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地产业政党的，这样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他们执政的最初几年，对待资产阶级是客观的。虽然也搞了个反偷税漏税、反投机倒把、反偷工减料、反腐蚀国家干部、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但资本家爱国的积极一面没受到大的影响。当时还对资本家的投资作了评产核资，核出的金额按期发给“定息”。在一般人看来中共做的合情合理。对资本家本人，也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且给予较高的薪金。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当时的劳动人民。因此，资本家对于这种改造没有反抗，反而认为大势所趋，接受下来。这样也使得中国最初的几年经济建设，进行的较为顺利。使得灾难沉重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人民大众都扬眉吐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中国大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做出了一些突出的事迹。

港刊文章《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之二

中国正在摸索工业发展的道路

那时创下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八的纪录，至今没有刷新。

然而，随着经济情况的初步好转，在中共内部出现了问题，认为自己是能打天下能治天下的天之骄子，有些人甚至由骄变娇堕落下去。为此，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之后，反骄、矫二气，号召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来帮助自己。可是在帮助中出现了触怒中共的事。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责中共搞“党天下”。提出要有“政治设计院”，要“轮流执政”等。这样使中共感到手中政权有一旦丢失的可能。于是搞了个反右派斗争。由于打击面偏宽，带来了很大后遗症。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变得谨小慎微，爱国的积极的一面再不敢发挥。而中共对此不以为意，也只让他们作“民主”的陪衬，不要他们的才能。

至于俄国人，开始倒象个帮忙的样子。他们在五十年代“援助”的那些四十年代的设备，毕竟使中国第一次造出了汽车和飞机。但是随着而来的是俄国人的那套管理工业的体系。其特点是把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官工化、官商化、衙门化，用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去指挥一切。

这套体制推行的结果，造成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不协调，后来又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中国决定抛开俄国人，搞自力更生。

所谓自力更生，开始也没有新招，在管理体制上只是把俄国人那套玩艺改头换面，再加上中共原有的供给制思想和中国闭关自守，一味排外的“老传统”。在具体做法上则是把农业上那套大轰大嗡的方法向工业上引伸。所以，一开始就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行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和“并举”。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呼声中，大搞“小、土、群”（小型，土办法，群众性）。大搞全民炼钢铁，九千万人上山。结果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从六十年代以来可以值得夸耀的是爆炸了原子弹，放了卫星，和合成了胰岛素。在工业上数得着的是石油有了突破。但是这些也不都是自力更生的成果。以石油为例，大量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学生，即李四光教授的理论。石油工业上的先进单位大庆油田，原来说是自力更生的样板，目前又说它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中共的任何成就也没有排除外国人的经验。

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是否已走上了轨道了呢？

回答是否定，现在只是在拨乱反正的前提下，摸索正路。同时察觉到光说“西方资产阶级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办到”的大话不行，新的态度是有原则的学到资产阶级搞经济的经验，并实事求是的用于中国的建设中。

香港《南北极》文章《台湾十日见闻》

【本刊讯】香港《南北极》月刊元月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十日见闻》，摘转如下：

笔者到高雄时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距离“中美建交”之日不远。弟弟一见，忙说：“怎么这般快？”然后谨慎嘱咐：“不可说中美建交，要说美匪建交！”

由高雄机场至高雄医学院的路上都很平静，看不到任何标语。

台湾的交通秩序很怕人，台北尤其恐怖。

公共汽车的售票小姐有最好的服务态度，不论人有多挤，车有多小多旧，每站总要载上所有候车的人才肯关门按铃开车。遇到人太多挤不上来时，售票小姐总要大声的说几遍：

“请大家合作包涵点，往里面移移好不好！”想起这种好人但不顾全车安危的服务态度，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冒冷汗。公共车辆服务员缺少应有的知识：车，尤其是年代已久的车，超载可引致交通失事。尤其是阳明山至台北车站一段，车辆不足，往往等十五至二十分钟一班。一路上只见挤呀挤的直上人。这种不要命的态度，除台北市外，相信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在台湾十天，有七个晚上不离看电视。由于“中美建交”的刺激，电视台全无节目可言，所有新闻、台语剧、国语剧、歌唱节目等等都是政治及爱国宣传。

大年纪的人看到了，摇头叹息说：“这简直是重温抗战时代的

旧梦。”年轻的一代看了，互相不语，离开客厅就寝时，低声说：“我真怕共产党要打过来，他们的军力我们比不上啊！”在赴台中的车上，和隔座的台湾少女谈天说地，她忽然问：“你说他们会打过来吗？”

台湾人民大多朴实无华，生活方面，肉食昂贵，故面食菜蔬多见。衣着款式虽不落伍，但质地和香港的相比，就差得多。但听说他们都不介意，因为政府力主俭朴之风。据当地人说，人民生活清苦，对游客的待遇却是最好的，为的要游客对台湾有好印象，游客的食物住宿均为一等，价钱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贵一些，话是这般说，但游客非愚者，有些人遍游

世界各地后才到台湾，在比较之下当然知道是被当作赚钱对象。在梨山宾馆以七十元（最低的价钱）叫一碟半冷不热的肉丝蛋炒饭，饭作糊状，数得出的肉丝及蛋丝，不知如何下咽。好不容易捱了下去，账单送上，才知一百元台币才可应付，因为除七十元外，还有教育税八元、七元小账，及七元服务费，合计九十二元。只知道台湾当地人消费在二千台币以上才要抽种种的税，不明白对游客何以如此苛刻？在台中，在二流旅舍的餐厅内吃四十元的排骨饭，饭后送来果品一小碟，包括西瓜片、柳丁片及杨桃片，至结账时发觉未叫的果品需付十五元，另加小账及税收合计六十八元。这种对游客一流的款待，说得难听一些是勒索。其他各式各样的勒索极多，不胜枚举。

游客在台北感到最大的不便应该是兑换旅行支票了。大旅店只替自己的旅客兑，其他游客虽有身份证件为凭也无补于事。各银行分行皆不兑现，由圆环跑至总统府侧的台湾银行总行才大功告成。台湾银行分行的职员会纯真的望着你的美国运通银行旅行支票说：“那是什么？”本地人会说：“我们是管制货币的国家！”不到台湾不知旅行支票的无用！

【路透社伦敦二月四日电】中国钢琴家傅聪今天证实他将回中国看看，这是他二十年前叛逃以来第一次回国，但他将是否永久回国，这个问题还未确定。

他在他的伦敦住宅说：“这些年对我是很艰难的。但我的心一直是和中国在一起的，现在情况较松快了，使我有可能会回国。”

今年四月，他在同香港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独奏会结束之后，将在中国呆约两周的时间。

傅先生现在是英国侨民，有人问他将是否再次永久居住中国，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想先看一下中国。此时还不是下决心的时刻。”

他同去年年底访问英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讨论了他的这次旅行。

傅先生还说：“从那以来我一直同中国当局保持联系，现在我可以回国了。”傅先生在谈到他的叛逃时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位难民。“我只认为我在流亡。我一直想回国，但直到现在才有可能。”

他说，他四月份回国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他将先到北京，然后在上海出席一个纪念其父——作家、翻译家傅雷的仪式。傅先生说：“我认为，这个仪式被推迟了，为的是在我回国期间举行。”他没有提出这两周旅行期间的演奏计划，但他说，如果应邀演奏的话，他将高兴地进行演奏。他还说：“现在我想看一看我能否为中国做些事情。”

【路透社北京二月四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预料傅聪将在四月底回中国，这是自从他在二十年前叛逃和在英国定居以来第一次回国。

傅聪曾同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扎尼拉结婚。傅聪回中国访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现在对那些二十年来一直在毛主义的阴云笼罩下生活的知识分子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

在极端主义的政治处于支配地位的年代里，遭禁的西方音乐现在又流行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傅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一名波兰高级官员的协助下从华沙（他曾同其他几名中国音乐家一起在那里学习）去伦敦的。他在同扎尼拉结婚九年后，于一九六九年离婚。他于一九七三年又同当时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给了婚。

路透社报道钢琴家傅聪将于四月来中国

香港《大公报》报道
《去年到台湾游客达一百二十七万人》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去年到台湾游客达一百二十七万人，为报道。
据台湾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五六年开创旅游业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一九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一九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〇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〇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八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九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一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二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三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四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五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七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八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六九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〇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一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二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三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四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五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〇七六年为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人，二一